超大城市与微观生态 / MEGA-CITY VS. MICRO-EC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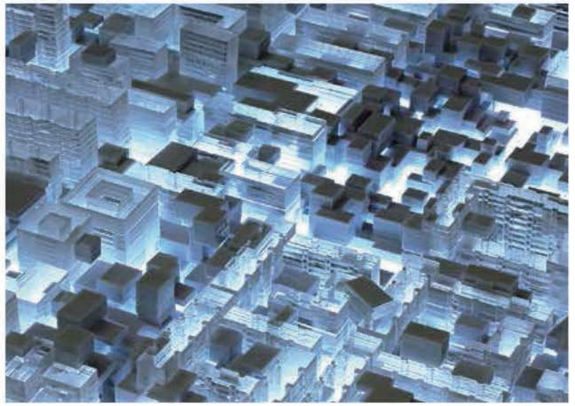
“城市更新”是在谈论城市未来时不可避免的，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它的探讨已经超越了现有学科体系，真正的回答似乎应该由那些能对城市产生直接影响的人们——开发商、政府、金融机构、商家、在地居民来共同给出。META-工作室承担起这个创造更新讨论平台的角色。本次展览展示了他们作为建筑师在城市层面上对“未来”的一种思考

Urban renewal is the most inevitable and difficult question when we talk about the future of cities. It is beyond the existing scholar system, and the real answers should be given by those who could directly influent the city: developers, government,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merchants and inhabitants. META-Project is now working on creating the platform for the discussion, and this exhibition presented their thoughts about cities' future

Material courtesy of META-工作室
Text 王硕 / META-工作室
Edited by 张雨辰

开篇：《生长的天际线》大型展览中，“未来构想”展区的人文部分，呈现了META-工作室的视频装置。
本页：城市［*超进化*］研究，在2012大声展中于北京三里屯橙色大厅中展出。
对页：[超胡同]在2013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举办的展览

• Opening pages: a video installation of META-Project in the “Future” section of The Changing Skyline.
This Page: the META-*Evolution* Project displayed in the 2012 “Get It Louder” at the Orange Hall located in Sanlitun of Beijing.
Opposite page: the exhibition of META:HUTONS, held in 2013 Beijing Design Week



我们日益城市化的世界在创造更多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挑战。近二十年以来，当代城市的发展已经脱离了原有“现代城市”所约定的框架，尤其是诸如北京、上海、香港等亚洲超大城市，它们不再遵从任何既有逻辑，而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生长变化，冲向不确定的未来。眨眼间，几秒钟之前存在着的事物就会突然消失，甚至被遗忘。我们自以为了解整个故事的情节。无数的文章都在描述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交易、不断增强的物流、跨国贸易以及服务业的扩展是如何使得城市空间超负荷的扩张。“速度”统领着全球化的21世纪——人和事物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现有的边界。无论我们是否想要去探究全部、局部，亦或是忽视这些事实和数据，这种疯狂扩张的证据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城市自身的生长已经超越了现有学科知识体系所能掌控的范围，关于城市的“智慧”必将在现实中被重新获取。

作为建筑师，我们必须要灵活应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我们是建造者，是设计师，是形式的给予者，是城市发展的协作者，但最根本的我们应当是思考者。我们尊重历史，也应具有前瞻的眼光，但是我们必须停下来评估当下，理解、破译和诠释眼前的、周围的现实。META-工作室正是通过持续思考激活城市价值与品质的方法，跨越城市研究和建筑实践，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桥梁。

META-工作室一直以来对北京等超大城市的自我生长方式特别感兴趣，认为这种新生的城市现象和背后的运作机制充满了复杂性、多样化、有机性和矛盾性，是已有的建筑学科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东西，尤其是它的这种灵活系统、混杂状态，如果能在对它深入研究和跨学科讨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解和介入“城市”这一复杂有机体的视角和方法，将对很多中国甚至世界上正在逐渐失去活力的城市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为此本文将梳理一下META-工作室近几年通过一系列城市研究的积累与合作，寻找新的对当代城市的理解方式与介入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实验如何有效的进行城市更新实践的一些尝试。

城市[*超进化*]研究

作为META-工作室一系列城市研究的发端，自2007年展开的这一城市动态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关注点聚焦在巨大城市表面的细微之处——自发的街头商业活动，并试图在充分理解这种动态城市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充分激发未来城市活力的可能途径。

奥运前后的北京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城市整体化路线图，在这短暂的表象中，整个城市有如一个目标明确的巨大系统一般同步运作。然而矛盾的是，如果放大城市表面来看，在一个完美的稳定的意象之下，正涌动出更多细小的，似乎不受控制的城市形态。自发的街头商业活动在很大的范围内触发，它造成了一种全新的现实局面：充满了各个维度的拥堵、涌动、跨越多个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无法抑制的动力正从城市底层喷发出来直达城市表面——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城市的突变，一场无法约束的“城市野生物种”泛滥的实验。

城市[*超进化*]研究试图为这种突变中的城市书写一段前瞻性的历史。它并不力图真实表达北京的现状，而是试图通过将突现的细小城市生命体激发到巨大的城市尺度中，来唤醒这座城市潜在的疯狂。这一研究的模拟实验采取了一种将相反的两方面合二为一的路径：即大尺度地将发展视为建立封闭区域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与覆盖城市每一个角落，细小的不受约束的城市生活。它推广一种新的城市进程，将利用广泛的城市化发展作为街头商业活动衍生的框架。这些日常的随意活动将不再是寄生

性的，它们将与现有的巨构体交织在一起，甚至取而代之。一旦它们超越了临界的数量后，将成为能够自我展开的系统。整个城市终将演变成一个能够承载一切日常生活所需的商业活动，连续不断的，超高密度的人造景观。

[超胡同]

[超胡同]是一项屡获殊荣的国际性跨学科研究与合作项目。它由META-工作室的王硕与安竹·布莱恩特（CC: Ltd）于2012 年发起，由在四年时间内展开的一系列讲座、工作坊、圆桌论坛和公众展览组成。这一研究致力于调研、揭示和展望在北京旧城中展开的城市更新，并将连接着四合院的狭窄巷道——即“胡同”作为城市创新改造的实验场地，在这里观察北京城市状态的当下现实，并据此投射出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使之既不倾向于乌托邦式的保护主义，也不屈从于“推倒重来”式的开发冲动。

“胡同”从元大都时代起一直是北京城市肌理的基础元素。迄今为止，大量的评论家和作家都将胡同视为即将灭绝的建筑“物种”，见证着传统的城市肌理是如何夹裹在现代化的造城运动中被蚕食。但事实上，北京是一个曾停滞于近乎“假死”状态的城市，也是一个曾经历过大量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城市。直到90年代，一个标志着国际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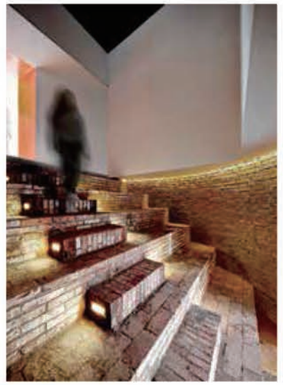
左图：META-工作室的水塔展廊项目的设计图解：将一个复杂精巧的装置移植入水塔内部。
右图及下图：水塔展廊项目尽量保存了完整的水塔，只进行必要的结构加固

• Left: diagram of Water Tower Pavilion by META-Project: to put an exquisitely complex device into the insides of the tower.
Right and below: the entire tower has been kept the same, only with some necessary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work added

金大量涌入的时期，北京才真正开始产生空间形态上的改变。而胡同持续的在城市空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定义了行政区划，而且成为了社会文化生活的联结点。尤其是为2008年奥运会的筹备而减缓了拆除改造旧城的步伐，胡同进一步证明了它的顽强。胡同留了下来，它时刻提醒我们北京的城市现实过于多样和复杂，足以颠覆任何试图就传统与现代将其进行简单定义的尝试。

胡同与北京一起发生着改变，时至今日，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存在、一个不同城市信息的集合以及城市自我更新的范例。而胡同当下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是否夹在保护和拆除之间，夹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胡同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除了自然环境概念上的可持续发展，是否还存在一个社会学概念上的可持续性发展？

带着这些问题对关于胡同的种种讨论进行调研，你就会发现，一方面公众舆论导向乌托邦式的保护，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于古建筑的历史价值，并且倡导依照业已“死去”的假古董进行商业再开发；而另一方面激进的开发商却在极力拥护反乌托邦式的“推倒重来”，并且认为这是接纳新增长的必要手段。对胡同城市化转变讨论的语境悬置于乌托邦理想和反乌托邦实践这两极之间——在社会发展的无情压力下却没有找到其他有效的理解和解决方法。北京不能够总陷入一种必须在理想主义的传统模式和那些盲目附和开发商观点的激进举措进行选择的二元论中，我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摆脱一直以来非保护即拆除的策略。一种替代性的城市再生模型正在涌现，它将从此时此地的观察出发，关注当下现实。这一非传统的模型将胡同当做一个城市创



上图：水塔底部，连接入口与抬高的观景平台，用回收的红砖砌成台阶，成为一个“便民小剧场”。下图：由万科集团赞助的在水塔展廊举办的第一个微展：“一个水塔的延伸”

• Top: the bottom part of tower, which used for connecting its entrance with elevating platforms, became a convenient mini theater by adopting recycled redbrick to build the terrace.
Below: the first micro-exhibition “Extensions of a Tower” held in Water Tower Pavilion, sponsored by Vanke Group

新改造的实验场地，为当下喧嚣涌动的北京城寻找出路。[超胡同]所寻找的就是这样的模型：通过跨学科的研究与讨论，建立一种探索性的合作平台，以创造新的理解方法为目标，来发扬胡同文化的特质，并打开通向未来的种种可能。

[超胡同]在Graham基金会、北京国际设计周以及其他合作者陆续提供的支持下至今已开展了三年，邀请了建筑师、城市规划学者、媒体艺术家、社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城市开发商和企业家等各行业人士参与到这个探讨城市运行机制的平台上，进行一系列的讲座、圆桌论坛、工作坊，并将积累的知识呈现在公众展览上，如北京设计周/威尼斯双年展等。

[超胡同]的目的不仅仅是思考，还要行动。在实际运用层面，希望通过与前面提到的参与者持续的讨论与跨学科的合作，解决在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公众难题，推进胡同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人参与到社区共建中来。

城市更新实践：水塔展廊&西海边的院子

正是在敏感的关注着这种快速变革的社会现实以及高强度发展的城市空间的同时，META-工作室力图建立起跨越城市研究和建筑设计之间的桥梁，换句话说，从研究到实践。而如何通过实际项目将这种非传统的城市认知方法，转化成能够有效地介入城市空间的设计手段，真正注入社会文化空间的活力，是工作室一直在探索的。下面将以两个更新改造的实际案例，来为这种衔接做一注解。

首先是位于沈阳的水塔展廊。以这一改造项目为例，META-工作室实验如何将残留的历史样本转化为可以灵活使用的公共展廊，并使新的社会文化现实以一种复杂精巧的方式植入到旧的工业遗址内。

水塔位于沈阳大东区的一个老厂区内，其基址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零二工厂，是一家成立于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的军工厂。作为中国曾经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沈阳随处可见的水塔似乎成了反映着那段时期历史的独特印记。伴随着周边城市的巢断拆建，这一水塔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从空间上，它恰巧位于大东区遗留的工业肌理与即将兴起的居住社区之间的边缘上；而在时间上，脱离过去的重工业历史，转型并加速发展的沈阳又将它推到这一新旧时间的交汇点上。藉此展开了如何将这一水塔置于连续时空中的改造思路：改造后的水塔，其外在形成城市景观中的一个艺术装置，而它的内在将为周边落成后的社区提供一个新的公共活动空间——水塔展廊。

改造是在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审慎态度下展开的，并实验如何将新的现实植入历史样本中，使之相互结合产生新的活力：一方面，尽量不去碰触完整保存的水塔本身，只进行必要的结构加固；另一方面，新加入的部分——一个复杂精巧的装置——被植入到水塔内部，并从塔身上每一个可能的开口“生长”出来。水塔的底部，连接入口与抬高的观景平台间用回收的红砖砌成可坐的台阶，这里将成为一个“便民小剧场”，为周边的公众提供一个小型活动或集会放映的场所。

水塔展廊作为一种以历史改造推进社区建设的实验，自落成以来受到各界以及周边居民的广泛关注。2014年5月由万科集团赞助在水塔内成功举办了第一个微展：“一个水塔的延伸”，既拓展了空间使用的可能性，也为参观者展示了这样一个小尺度项目所承载的现实意义。改造后的水塔，其内部的使用功能是灵活的，除了观景休憩外，还可

以容纳小型集会、放映、表演等诸多功能，并且目前正在商洽引入微型咖啡厅以服务公众。透过这个水塔的改造，META-工作室希望让更多的人切身体会过去的历史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共生的可能，思考如何为城市空间注入社会文化层面的活力。

另一个更新案例是在北京胡同中发生的，西海边的院子。这一胡同更新项目位于什刹海西海东沿与德胜门内大街之间的一个狭长基地。面朝西海一侧的两排砖混结构的厂房建筑，基地东侧则是七八十年代搭建的几间矮小破旧的临时性房屋。改造希望能将这一贯通西海与德胜门内大街的地块转化成具有胡同文化特质的空间，同时又能满足一系列非常当代的混合使用功能。

META-工作室在对基地现有构筑物进行详细梳理后，进行了审慎的改造与介入。首先，将两排东西向厂房之间形成的狭窄压抑的巷道空间转化成与胡同院落模式相符的空间类型，形成了空间意义上的“三进院”。这里所提出的“三进院”，并非是对传统四合院中轴对称院落格局的模仿，却力图以当代的语言重新阐释多重院落这一概念在进深变化上的可能，同时构建了胡同文化生活的内涵，使整个基地内的日常行走成为一种连续的而又充满节奏变化的空间体验——犹如行走在“胡同”中的空间感受，呈现出“外向性”的姿态，从而引发更加开放的人为活动。

将这一院子的改造置于整个城市研究的框架中来看，如同一个细胞的更新相对于整个生命体的运作。更多的胡同院落将犹如原生细胞般在北京大量建设的高楼大厦的夹缝之间涌现，它们还在不断的自我更新并生长着，象是一团巨大的原生质，但是没有确定的力量可以决定它去向哪里。

结语

以上两个实践项目在不断地思考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并牵引外部城市与内部营造之间进行对话中，阐述着当代城市在社会文化层面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似乎就是一种持续的变化状态。当下城市文脉不确定的走向使得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审慎的思考下一步究竟应该做什么，或者说到底什么是应该保留，而什么是应该抛弃的。

巧合的是，这种在不确定性之下展开的反复捶问正是城市“更新”实践所需要关注的最深层次的问题。“更新”可能反对简单化的推倒重来，但它从不会拒绝再生——不仅是建筑物的再生，更是对环境的、历史文化的和对复杂现实的更新再生。

由此来说，对于城市更新，不论是策略还是实践，都应该更多地包含研究、记录、以及跨越学科的讨论与合作。建筑师更应该开始承担起这个创造更新讨论平台的角色，并展望性地将各个时间、空间、社会维度的思考整合到对具体文脉的再生上面。让我们走到现实中去，发掘、记录、收集、还原，并将这些重要的问题提出给那些能对城市的未来产生直接影响的人们——开发商、政府、金融机构、商家、在地居民——建立与共同协作的机制。当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目标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全然一新的理解当前城市条件和现实的见解与方法，并藉此引发一些真正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

对页：西海边的院子，将狭窄压抑的巷道空间转化成的与胡同院落模式相符的庭院景观。
本页，上图：建筑中筒瓦拼合的远景效果。左图：筒瓦拼合搭接的细部

• Opposite page: Courtyard by the West Sea transformed a narrow and depressing lane space into a courtyard landscape subject to its own hutong and yard mode. This page, above: a distant view of the wall of cylindrical tiles. Left: details of the cylindrical tiles